弘道錄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十　仁　朋友之仁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十

仁

朋友之仁

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，人品甚高，胸中灑落，如光風霽月，雅意林壑。初不為人窘束，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，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，菲於奉身而燕及婷＇婺，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。嘗曰：士希賢，賢希聖，聖希天。伊尹、顏淵，大賢也。志伊尹之所志，學顏子之所學。過則聖，及則賢，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。見窗前草不除，問之。云：與自家意思一般，胸中生意勃勃如也。作《太極圖》《易通》諸書，妙契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，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。河南程晌使其二子顥、頤往受學焉。每令尋仲尼、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。二程之學源流于此。故顥之言曰：自吾見周茂叔昤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。侯師聖字於伊川未悟，訪濂溪，留對榻夜談三曰乃還。伊川驚異之曰：非從周茂叔來取其善，開發人類如此。

錄曰：孔顏之所樂，龍德而正中也。大人與天地合德，其胸次悠然，直與萬物上下

同流，可得而測度之乎。茂叔之所希龍德而隱者也。君子以成德為行，藹然如和風，皓然如皎月，可得而矯揉之乎。是殆天之所授，以開萬世道學之傳。其所得於觀感者，不但吟風弄月；他曰傍花隨柳，均是一道。此，聖人所贊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之妙，非泛然言語文字比也。

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反求六經而自得之，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，以興起斯文為己任，進將覺斯人，退將明之書。不幸早世。其言平易易知，賢愚皆獲其益，如群飲於河，各充其量。曰：道之不明，異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，今之害深而難辨。昔之惑人也，乘其迷暗；今之入人也，因其高明。自謂之窮神知化，而不足以開物成務，言為無不周徧，實勛外於倫理，窮深極微，而不可入堯舜之道。天下之學，非淺陋固滯，則必入於此。自道之不明也，邪誕妖異之說競起，塗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於污濁。雖有高才明智，膠於見聞，醉生夢死，不自覺也。是皆正路之蔡蕪，聖門之蔽塞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。

錄曰：孔門之徒，顏子居四科之首。當時稱為好學，曰不遷怒，不貳過也；曰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也；曰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較也。是數者，非伯淳之優為也。歟觀其終曰端坐，如泥塑人，及至接人一團和氣，固未嘗遷怒貳過也。充養有道，見於聲容，望之崇深，弗敢慢也。遇事優為，從容不迫，測之誠欽，弗敢措也。何嘗妄言妄動乎！寧學聖人而未至，不欲以一善成名；寧以一物不被為己病，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。又豈非若無若虛耶。此共於諸儒之中，獨得其粹而無以異也。

伊川先生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，欲天子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為心。游太學見安定先生，問以顏子所好何學著論。曰：學以至聖人之道也。學之道，奈何天地儲精，得五行之秀者。為人其本也，真而靜。其未發也，五性具焉，曰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。其中動而七情出焉，曰：喜、怒、一辰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。情既熾而益蕩，其性鑿矣。故覺者，約其情使合於中，正其心，養其性。愚者，則不知制之，縱其情而至於梏亡。然學者必先明諸心，知所性，然後力行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，造次顛沛久而弗失，則居之安。動容周旋中禮，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。安定得其文大驚，處以學，職呂希哲師事之，力行好古，安貧守節。此書無所不讀，其學必本於誠，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為師，不至於聖人不止也。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，以為諸儒倡。嘗言為士者，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，宴然為天地間一蠹，惟綴緝聖人遺書，庶幾有補爾。於是著《易春秋傳》以傳於世。

錄曰：濂漢之所尋者，仲尼、顏子所樂何事也。安定之所問者，顏子所好何學也。可見師之所以教，弟子之所以學，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為之依歸。此有宋一代道學之傳度越前古，而世道之隆，風俗之美所由關也。

橫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，好古力行，為關中學者宗師。作《西銘》曰：乾稱父，坤稱母，子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。民，吾同飽；物，吾與也。大君者，吾父母宗子；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，所以長其長；慈孤弱，所以幼其幼。聖其合德，賢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癃殘疾，惸獨鰥寡，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。于時保之，子之翼也。樂且不憂，純乎孝者也。違曰悖德，害仁曰賊。濟惡者不才，其踐形，惟肖者也。知化則善述其事，窮神則善繼其志。不愧屋漏為無忝，存心養性為匪懈。惡旨酒，崇伯子之顧養；育英材，穎封人之錫類。不施勞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無所過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。體其受而歸全者，參乎。勇於從而順命者，伯奇也。富貴福澤，將厚吾之生也；貧賤憂戚，庸玉汝于成也。存，吾順事；歿，吾寧也。伊川嘗言：《西銘》明理，一而分殊，擴前聖所未發，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，自孟子後一人而已。

錄曰：二程天資明備，故一見濂溪、安定，聞孔顏樂處，如目斯睹，如手斯指，無伺念慮思索。此其明睿所照，渾然而無逵也。橫渠大藥，有苦心極力之效，無優游不迫之意，命意措詞不能渾然無進。故觀其言者如若未能暢然，見後方始無惑。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。觀諸龜山反覆辯難於前，朱子又為委曲著論於後，《西銘》至今盛行，可見當時豈惟以文會友，而以友輔仁，於此益可見矣。

康節先生邵雍少時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樹功名，堅若刻厲，寒不爐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數年。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，謂曰：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。雍乃事之，才受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玄義。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，遠有端緒，而雍探頤索隱，妙悟神契，洞徹蘊奧，汪洋浩博，多所自得。及其學，益老。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以觀天地之運化，陰陽之消長；遠而古今世變，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暢，遂衍玄羲先天之旨，著書十餘萬言。富弼、司馬光、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，雅敬康節為市園宅，名其居曰：安樂窩。因號安樂先生。光兄事雍，而二人純德，尤鄉里所嚮慕。每相飭曰：毋為不善，恐司馬端明。邵堯夫人之德氣粹然，望之知其賢，然不事表楊不設防吵，群然燕笑，終曰不為甚異，與人言樂道共善而隱其惡；有就問學則答之，未嘗強以語人，人無貴賤少長，一接以誠。故賢者悅其德，不賢者服其化。一時洛中人才特盛，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。

錄曰：愚觀古人德器成就，或得之於天資之純，或充之於學力之富，或運之於風俗之美。先生三者具備，此所以挺然問出千載之下一人而已。

龜山先生楊時天資夷曠，造詣深遠。自幼穎異，德器夙成，積於中者純粹而淵宏，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。閒居和樂，色笑可親，臨事裁處不動聲氣。與之遊者，雖群居終日，咯然不語，飲人以和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。寬大能容物，初不見其涯埃。又不為崖異絕俗之行，極蓄益廣，不敢輕自肆也。行年八十，志氣未衰，精力少年殆不能及。至如裁決危疑，經理世務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

豫章先生羅從彥性明而脩，行完而潔，充之以廣大，體之以仁恕，精深微妙，多詣其極，漢唐諸儒無近似者。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，如春風發物，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。聞龜山得程氏學，慨然慕之，徒步往學焉。曰：不至是幾虛過一生。潛思力行，以身任重。在羅浮山靜坐三年，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，充然自得，嘗曰：祖宗法度不可廢，德澤不可恃。又曰：士之立朝，要以正直忠厚為本。正直則朝廷無過失，忠厚則天下無嗟怨。一於正直而不忠厚，則漸入於刻；一於忠厚而不正直，則流入於懦。其議論醇正，皆此類也。

延平先生李侗姿稟勁特，氣象豪邁，而充養完粹，無復圭角，精純之氣達于面目，色溫言厲，神定氣和。語默動靜，端詳閑泰自然之中，若有成法。平居徇徇，於事若無甚可否，及其酬酢事變，斷以義理，則有截然不可犯者。講誦之餘，危坐終日以驗。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，以為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。既得其本，則凡出於此者，雖品節萬殊，曲折千變，莫不該攝洞貫，以次融釋，而各有條理，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，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，以至於經訓之微言，日用之小物，折之於此，無一不得其衷焉。由是操存益固，涵養益熟，精明純一，觸處洞然，泛應曲酬，發心中節。當時學者亟稱之，曰：愿中如冰壺秋月，瑩徹無瑕，非吾曹所及也。

錄曰：三先生者，程朱之正傳，後學之矜式。其言論氣象，表表師法，不獨當時為然，百世之下，同此良心，則同此至德，是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。

晦庵先生朱熹，自少厲志聖賢之學。父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，推明聖賢遺意，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。先生早歲已知其說，而心好之。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，不遠數百里從之。延平稱之曰：樂善好義，鮮與倫比。又曰：穎悟絕人，力行可畏。其為學也，窮

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。居敬者，所以成始成終也。謂致知不以敬，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；躬行不以敬，則息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。持敬之方，莫先主一，終日儼然端坐，討論典則。自吾一心一身，以至萬事萬物，莫不有理。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，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。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，未嘗不反之於身也。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，愈嚴愈敬；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，愈精愈密。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，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，無所容乎人欲之私，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。道之正統在於是矣。

錄曰：此，文公學問之淵源也。以韋齋為之父，所以成之者遠；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為之師，所以助之者深。若乃居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，先生之所自得，始終造道不越乎。此自秦漢以來千數百餘年所僅見也。

其得於己而為德也，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，盡性情之妙，達聖賢之蘊；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，備事物之理，任綱常之責。其存之也，虛而誠；其發之也，果而確；其用之也，應事接物而有方；其守之也，歷變履險而不易。至其養深，而沈潛者純熟，嚴厲者和平。心不待操而存，學不待講而精，猶以為義理無窮，歲月有限，常嫌然有不足之意。

錄曰：此，文公道德之成就也。觀其自贊曰：從容乎禮法之場，沈潛乎仁義之府。惟閎然而曰章，或庶幾乎斯語而孟子。自得之，則居之

安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深而取之，左右逢其源。大哉。先生斯其至矣。

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方冊。聖賢之旨不明，則道統之傳始晦。於是竭其精力以研，窮聖賢之經訓。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則補其闕遺，別其次第，綱領條目集然，復明於《語》、《孟》，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，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。於《易》與《詩》，則求其本義，攻其末失，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。於《書》，則疑今文之艱統，反不若古文之平易。於《春秋》，則疑聖心之正大，央不類傳註之穿鑿。於《禮》，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。於《樂》，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。若歷代史記，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，取統系編年之書，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，舉而不繁，張而不素。

錄曰：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。蓋自漢以來，儒者穿鑿附會支離，彷彿未有真知的見。若易傳詩序，無慮數千百家，而註疏專門，又皆浩博無要，求其確然。關於天命之微，人心之奧，入德之門，無以臉於今之傳註。且一字一義，莫不理明詞順，百千萬世

學者指南，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。

周、程、張、邵之書，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。歷時未久，微言大義不章，先生為之裒集發明，而後得以盛行於世。《太極先天圖》精微廣博，不可涯埃，為之解剝條畫，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。南軒張公、東萊呂公同出其時，先生以其志同道合，樂與之友。或識見少異，亦必講磨辯難，以一其歸。至有病傳註誦，習之煩，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。學者利其簡便，側僻固陋，自以為悟其立論，愈下者，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，以便其功利之私，先生力排之。教人以《大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為入道之序，而後及諸經。以為不先乎《大學》，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；《語》、《孟》之精微不參之，論《孟》則無以融會貫通，而極《中庸》之旨趣。然不會其極於《中庸》，則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經綸大經，而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哉。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。篤生哲人，以大斯道之傳也。由孔子而後，曾子、子思繼其微，至孟子而始著。由孟子而後，周程張子繼其絕，至先生而始著！

錄曰：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。自夫子集群聖之大成，以為賢於堯舜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，其功豈下孟子乎。萬世學者玩其辭，求其義，終身受用，無有窮已，而不知當時極深研幾，沈潛反覆，或達旦不寐，或累月不息，惟曰孳孳而不已者，當何如也。此其至弁盛德，無問賢愚大小少長貴餞，周褊懇至而莫與之為伍也。

南軒先生張拭生有異質，穎悟夙成。父忠獻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，既長命遊胡仁仲之門。一見知其大器，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之旨告之，退而思之，若有得也，以書質焉。胡公報之曰：聖門有人，吾道幸矣。以是益自奮勵，直以古聖賢自期，作《希顏錄》以自警策。所造既深，猶未敢自足，取友四方，益務求其所未至。蓋玩索講評，踐行體驗，然後昔之所，造愈精遠，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。其於天下之理，皆瞭然心目之間，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，是以庾之勇，行之力，而守之固。凡所以篤於君親，一於道義而役世不忘者，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。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問，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。其剖析開明，傾倒切至，必竭兩端而後已。常曰：學莫先於義利之辯。而義也者，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，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。一有所為而為之，則皆人欲之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。至哉！言也。可謂擴前聖所‘未發，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。

錄曰：自義利之說不明，而人心之害孔棘，其禍至於夷狄其人，丘陵其墟，係縲其君臣，蕩覆其社稷，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。至其末也，以便安為上策，和議為得計，甘

心事仇，降志左衽，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。當時朝庭之上，君臣之問，豈皆喪心病狂之徒。而敬夫父子爭之益力，為之憮奮。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，而非人欲之私偽，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。此其義利之辯，身體而力察之，初非托諸空言，以欺於世而已矣。

真西山先生德秀，時學禁益嚴，慨然以斯文自任，講習而服行之。修《讀書記》，以性命者義理之源，故以為首。性之發為情，而心則統乎性情，三者一編之綱領也。其目，則仁義禮智信者，天命之性也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，率性之道也。人所共由之謂道，得之於己之謂德，其實非有二也。故繼之曰中，曰一，曰極，曰誠，皆道也。而異其名。故又繼之士之求道，將何所始。敬者，學之本根。故列于首次曰師道，曰教法，曰聖人。而辯君子小人之分，與吾道異端之別，皆大學之事。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，其略已見性命篇，未備者復以終焉。其《衍義》一書，以為人君而不知《大學》無以清出治之源，人臣而不知《大學》無以盡君臣之法。此書所陳，實百世傳心之要典，而非孔氏之私言也。近世大儒嘗為章句，或問以折其義，竊思所以羽翼。是書者，本諸聖賢之學，以明帝王之治。據已往之邇，以待方來之事，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。故以明道術，辯人才，審治體，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，崇敬，畏戒，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；謹言行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；重配匹，嚴內治，定國本，教戚屬為齊家之要。四者之道得，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。

錄曰：愚觀二書之義，而私竊比之以著斯錄也。其引用先聖先賢，迄於當今作者嘉言善行，一准《大學衍義》而以錄，曰起例，參之已見至不主，故常不膠訓詁。此又不題之愚意也。夫當道學大明之時，家誦人習，而主於故常不如無錄乎。蚓義理無窮，人心有感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，而膠於訓詁，自畫其進乎。孔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後生敢不電倪，思以企及乎哉。就有道而正，竊於真文公三嘆。

鶴山先生魏了翁自少英悟絕出，人稱神童。時方諱言道學，既登進士，值韓仇胄史彌遠相繼柄用，遂力辭詔命，築室白鶴山，以所聞於輔廉李燔者開門授徒。由是，蜀人盡知義理之學。其為學也，即物以明義，反身以求仁。審夫小學衛藝之細，以推乎興禮會通之大；本乎平居至漏之隱，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。以為聖賢之書，由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，得至於今。其師弟子顓門相尚，雖卒莫得其要，然而古人之遺制，前哲之緒言存乎其問。蓋有不可廢者，自濂洛之說行，朱子祖述發明。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，廓如也。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，惟日不足，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。矧近世之弊，好為鹵莽，其求於此者，或未切於身心，而放諸彼者，曾弗及於詳博。於是傳註之所存者，其舛偽牴悟之相承，既無以明辯其是非，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，又不察其本原，誠

使有為於世，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，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。先生蓋有憂之，故加意於《儀禮》、《周官□大小載》之記，及取九經佳疏正意之文，據事別類而錄之，謂之《九經要義》。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，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。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徹上徹下之語者也。

錄曰：愚觀鶴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，蓋尤不忍言焉。攻口耳之荃蹄，則傳註有所弗視，取仕進之捷徑，則名物若罔，聞知其失不知抵於何所而後已也。前此尚有存心講學，一時聚而非之。迄今廖廖無聞，卒莫之怪，而惟曰趨於淺近卑陋。其陷溺人心，虧損治道，非淺淺也。魏氏之憂，孰能惕然悚懼乎。此錄之所以孳孳而不息也。

元許魯齋先生衡弘毅出於天性，自得河洛之學於雪齋姚樞之門，所在林立，盛德之聲昭聞時南北未。一世祖得聞帝王之道，實先生啟之，儒道賴以不墜。故世祖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，力辭執政任冑監其教也。始於小學，以及四書，而後進于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耳提面命，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。人皆化之，父以是訓其子，兄以是勗其弟。且不止各因其材，又隨其所至而漸進之，因其所明，開其所蔽而納諸善，時其動息而施張之，慎其萌蘖而防範之，日漸月漬，不自知其變化也。以是凡及門者，恩同父子，能自立為世用矣。又言：為學，治生為先。苟生理不足，則於為學之道有所防彼，旁求妄進；及作官嗜利者，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。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，商賈雖為逐末，亦有可為者，果處之不失義理，姑濟一時亦無不可。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，恐非古人之意也。

錄曰：昔人有比仲平於子雲介甫者，豈其然哉。彼時與事，皆非若二人者，何也。子雲之時，天無二日，而莽之匿情可測也。如是而為逢萌譙玄，亦云可矣。神宗之世，民無二王，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。如是而曰內華外夷，斯其嚴矣。衡生四海分裂之時，目擊奸邪誤國之事，正所謂夷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，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，蹈劇秦之轍乎。觀其自建元以來，十被召旨，卒不肯枉尺直尋，力辭中書，以就大學，未嘗干以僭王猾夏之議，而惟孳孳，與人為善之心蓋可識矣。若衡者，其亦辛中之不幸，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。

國朝薛文清公誼，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，嘆曰：此道學正脈也。專心於是，至忘復食。及長剛方正大，處己接物不詭隨屈撓。嘗曰：讀書窮理須實見得，然後驗於身心，體而行之。不然，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。拳拳以復性為教，曰：此，程朱喫緊為人處。六經四書，性之一字括盡。孟子之後，道不成，只是性不明。故其學心印濂洛，神會沫

泗，自、一心一身推之萬事，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。常暝目端坐，思索有得，欣然見於顏面。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。若夫風靈之樂，鳶魚之詠，獨知自詣，舉目可見，真可與點爾同遊昤弄同適也。及乎辭受取與，仕止久速，光明峻潔，魯齋之後，未見其倫。其飄然脫灑，無所顧慮，雖劉靜脩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，又何尚焉。

錄曰：國朝理學之儒，自汪環谷、趙考古、宋潛溪、方正學，而後有薛文清、吳康齋、楊文懿、丘文莊。至成化問，彬彬輩出，若羅一峰、章楓山、黃未軒、莊定山、賀醫閭，又有胡敬齊，鄒立齋、陳白沙、陳布衣、周翠渠、張東白，其時可謂盛矣。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所自，道統所歸。其沒也，亦未見其傳授所指，派業所分。若周、程、張、朱、何、王、金、許意者，道學大明，人自分朱陸，家自為游楊，抑滅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，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。今觀敬軒惓惓以復性為要，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，而復約之以歸於一，可謂得聖學之本矣。故特錄之，俾有志者循是而入，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，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。

弘道錄卷之十竟